

由中東到非洲

外交圈裡五十年之十一

●定中明

一見如故相見恨晚

民國四十三（一九五四）年九月我奉派以諮議名義隨外交部葉公超部長所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第九屆大會，在我駐紐約代表處與楊西崑初次見面，那時我是外交部亞西司第三科科長（主管中東及阿拉伯國家事務）楊西崑任我駐聯合國代表處專門委員，分在聯合國託管理事會 Trusteeship Council 工作，他因而結識不少非洲英、法託管地的代表，那些非洲託管地後來紛紛獨立，那些代表都成了各該新興國家的重要政治人物乃至元首，楊氏的私人交誼竟成他後半生外交生涯的政治資本，我在駐聯合國代表處的臨時辦公桌碰巧與楊西崑毗鄰，並肩而坐。兩人交談的機會較多，兩人的性格相近，氣味相投，思想抱負也大致相同，談得很投機，大有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之慨，經過幾近四個月的交往，已成至交，其後書信往來不絕。

一九五九年外交部鑒於非洲新興國家日

益增多，相繼加入聯合國，爲了鞏固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這股新興力量不可忽視，亟待積極經營，大力爭取，楊西崑受到了外交部的重視，想借重他的長才，開拓非洲外交領域，隨即徵調回國，任亞西司長，當時外交部組織條例中尚無非洲司之名稱，經修改組織法乃增列非洲司，一九六〇年楊氏改任非洲司長，以蔣恩鏡繼任亞西司長。

由好友變成了路人

筆者一九五九年正在黎巴嫩大使館任參事，楊氏經歐洲中東返國途中，行抵羅馬時，曾寫信給我，告訴他出任非洲司長的消息，並說把晤有期，餘容面敘。我知道後異常興奮，準備熱烈歡迎，擬於見面後作毛遂之自荐，願意調部任亞西司幫辦（副司長），想以自己對中東事務的專業知識，以及阿拉伯、波斯語文之專長，助他一臂之力，推展中東外交工作。不意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此一構想竟爾陰錯陽差地橫生枝節，事與願違，未能實現。楊氏不知道我曾有

調亞西司幫辦的意願。楊抵達貝魯特時，駐黎大使王季徵及全館同仁都曾往機場歡迎，下榻海邊 Riverside Hotel 休息。王季徵大使在黎任內因係單身，貝魯特素有小巴黎之稱，王的私生活稍欠檢點，與筆者格格不入，我怕我告狀，（其實我並無此心）便刻意阻撓，包圍楊西崑，使我沒有機會與楊作長談，第二天清晨我趕赴旅館，楊正用早餐，我剛坐下不久，還沒有開始交談，王大使即派二等秘書馮曜曾（因諳法語，後得楊的提攜一帆風順做到司長、大使）以館車到旅館來接楊到大使館，由王大使陪楊出去觀光遊覽，一連數天，我連人影都看不見，旅館的電話也打不通，令人非常沮喪失望，我原想請楊吃頓飯也得不到機會，到了第四天的傍晚，王始陪楊到我寓所來小坐兼辭行，說明天即離黎巴嫩飛台北，那晚碰巧停電，室內燭光黯淡，氣氛低沉，我心中已有幾分不悅，楊表示歉意未能和我多談談，我也表示歉意未能設宴款待有失地主之誼，但我也準備好一份禮物（敘利亞名產八人份的細蘇布繡花大

中 怡布)相贈，自此以後我和楊的交情起了一
道裂痕，開始疏遠，我說楊容易受人包圍，
剛一發跡就忘老友，這種人不值得交朋友，
我在氣憤之下犯了「遷怒」之過，以後十餘
年事態演變由好友而變成了路人，推究其原因
要皆由此一念之差而起，所以孔老夫子教人
「毋遷怒，不二過」實是至理名言。我犯了
「遷怒」之嫌，這固是我的錯，但楊也似欠
缺「忠恕」的精神，犯了氣量狹小不能容人
的毛病，如果說我們交流有錯的話，責任應
該各負一半，我當時以為楊在外交部任司長
最多三、五年後就會外放，誰知他「吉星高
照，官運亨通」，一帆風順，由司長而升常
次最後升任政次，每年為鞏固我聯合國代表
權問題拉票，僕僕風塵奔走於非洲各友邦之
間，為國辛勞，聲譽日隆，博得「非洲先生
」之雅號，我在這期間受到了壓抑，失去了
許多升遷效力國事的良機，終至扼殺了我在
外交途徑上的生機，自知前途無望，由於有
堅定宗教信仰的關係，故能處之泰然，另闢
蹊徑。

誤會冰釋重修舊好

我向外交部人事處表示除非大使不願再
作馮婦的意願。令外交部同仁驚訝不置，不
久有幸接待沙王費瑟訪華榮任蔣中正總統與
沙王費瑟之間的阿語傳譯，後被借調至國立
政治大學擔任首屆阿拉伯語文系主任達八年
之久，其間復膺選為世界回教聯盟創始理事

會中國理事，以迄於今(終身職)，直到屆
齡退休又延長五年至七十歲，始改聘為外交
部顧問。我雖未正式做大使，但銜諸外交部
顧問及回盟理事的地位與身份已經超越了一
位普通的大使了，我嘗自謂：我何德何能，
能有今日的結局，實應感恩不盡，心滿意足
了，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民國八十一年六月我八十生日時，楊西
崑先生曾親來向我祝賀，我覺得他仍有念舊
的情意，後來我找機會去他寓所專誠回看他
，兩人把過去的一場小過節小誤會，當面解
釋清楚，彼此都深表歉疚，一場誤會從此冰
釋，重修舊好，我們現在都參加了卸任使節
聯誼會的組織，經常餐敘晤談，實堪欣慰，
但我們之間過去所發生的一些事故仍然得摘
記一二，以便保持歷史的真實性。

黎外交部特予贈勳

筆者在黎巴嫩使館服務為時五年有半(一
九五五年的五月至一九六〇年的十二月)
初任公使館的一秘，後升任大使館的參事，
在此期間幾乎跑遍了阿拉伯及回教世界各國
，對中東、北非地區有了親眼目睹、親身體
驗的實際經驗，接觸過各階層的人士，認識
了不少的政要與宗教領袖，黎巴嫩是回教徒
與天主教(含基督教各派系)各佔半數的阿
拉伯國家，政治上採中間偏右政策，官方對
我國很友善，而民間尤其是左派則不甚友好
，極力親共反美，自我被發表為駐利比亞首

席參事臨時代辦之後，黎國外交部即決定依
照外交慣例為我安排舉行贈勳送別儀式，以
資酬庸。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某日上午我由王季徵
大使陪同前往黎外交部接受贈勳榮典，黎外
部禮賓司副司長在大門口迎接，導至會客大
廳休息，不久黎外交部秘書長(相當我國的
政務次長)塔給印丁(Tarjuman) (回教徒)
出來接待，稍事寒暄即開始贈勳儀式，首先
由禮賓司科長宣讀賀詞，讚揚筆者在任內對
促進中黎兩國邦誼所作之卓越貢獻，並祝賀
筆者榮膺新命，事業成功等語，然後由秘書
長為我佩戴騎士級二等領綬勳章，再由禮賓
司長恩正丁(Deneb) (亦回教徒) 為我佩
戴一枚勳表於左襟上角後禮成，然後握手致
賀，因賓主多為回教徒，故未開香檳舉杯祝
賀而以橙汁取代，最後合影留念，這是筆者
所獲得的外國政府所頒贈的第一面勳章，談
話告一段落，王大使和筆者遂起身告辭，值
得一提的是，原以為不久之後即將攜眷離黎
赴利履新，不料事情竟然起變化已如前述
，直到一九六〇年的十一月我奉調駐西非茅
利塔尼亞大使館臨時代辦才有了轉機。

中茅建交出任代辦

一九六〇年的十一月外交部令派駐黎巴
嫩大使王季徵為特使並派駐土耳其大使館參
事 芮正皋為團員前往西非新近獨立的茅利
塔尼亞共和國首都諾克紹 Nouakchott

Mouritania以慶祝該國獨立為名進行建交活動，事先經法國政府的從旁協助，茅方已有默契，故進行相當順利，是年十一月廿八日上午王特使與芮參事利用茅總理晤爾達達Malkhar Chulda接見外國特使團祝賀之便，倉促簽署建交共同聲明而完成，開外交史上建交程序「速戰速決」之先例，王特使向外交部電呈喜訊，部方至感欣慰，關於遴選駐茅大使館代辦人選問題，外部人事處事先已展開作業，依照慣例，代辦一職應由參與建交談判之參事級人員為優先考量，事後據聞人事處當時簽呈人選名單為芮正皋為優先，其次為王世明，而筆者為殿軍，敬陪末座，當時新任外交部部長沈昌煥先生居然破例圈選了筆者，頗令部內同仁詫異，確實如果論語文的方便，應以精諳法語的人士為最適宜，而沈部長之所以選我可能是由(1)基於茅國是一信奉回教的阿拉伯國家，人民宗教信仰，非常堅強，信奉率幾乎是百分之百，而語文方面雖暫時以法語為官方語文，但民間以及高級官員除少數黑人外都能說阿語，生活習俗全部阿拉伯化，所以以懂阿語的回教人士出任代辦(使節)較為適宜。(2)可能是為了補償我一九五九年利比亞代辦任命因故撤銷所受的精神物質的損失。(3)可能是為我們專攻冷門語文及信奉回教的外交人員尋找較高職位及出任使節的機會，不管出於那一項考量，這種因才因地用人的原則是值得敬佩及鼓勵的。

辭別家人踏上征途

筆者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初接獲外交部

急電調任駐茅利塔尼亞共和國大使館參事代辦及開館並暫代館務的部令後，當即摒擋一切儘速啟程倉促就道，而最感棘手的问题是我們三個較大的女兒(長女正芬十六歲，次女正芳十五歲，三女正蘭十三歲，皆尚未成年)的就學及住宿問題，由於茅國的各項條件不足，學校教育設備不盡完善，且又係法語系國家，我們三個女兒在貝魯特一直都是英國學校就讀，英語都有相當基礎，一旦遷往茅國就得重新學法語，在學習歷程上就要吃大虧，對她們而言是一大損失，而且茅國事事落後，新首都諾克紹尚是一片荒漠，房屋甚少，居住是一大問題，所以我和內子商議決定把三個大女兒暫時送回台灣託她們的二舅翦萬柏(時任職中央製片廠會計主任)照料，以便繼續受教育，我個人先行，內子隨後帶領獨子正倫十二歲，么女正蕙四歲，稍後前往茅國相聚，這一抉擇使我們家人拆散，心掛兩頭至感痛苦，好在外交部人事處已有承諾，以兩年為期，屆時可以調遷，心理上稍覺寬慰，三個女兒到了台灣，因外交人員子女有優先保送較好學校就讀的優惠保障，經由外交部人事處的安排，都保送到台北第一女子中學住校就讀，生活安定我們才放了心，那時除了她們二舅照料外，尚有一位沙老師(沙文娥小姐，回教老友)及

前駐黎巴嫩特派員同鄉倪平芳夫人的細心照料，給予她們不少的溫暖，都令我們終生不忘。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的被調往茅利塔尼亞一事，我個人當時並不感到欣喜，反而認為這可能是王季徵和楊西崑兩人合作扮演的一齣「調虎離山」、「借刀殺人」的苦肉計，把我充軍到那蠻荒不毛之地，聽其自生自滅，害得我家庭分散，因此加深了我和楊西崑之間的誤會與猜疑，以後一連串事態的演變，陰錯陽差，推波助瀾，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我於一九六〇年的十二月廿三日由貝魯特飛往日內瓦，時值嚴冬，到處白雪皚皚，已成銀雕玉琢世界，又適值耶(聖)誕前夕，日內瓦市內房屋樹枝上到處閃爍著五彩繽紛的小電燈，散播著濃郁的宗教節日氣氛，我下榻在日內瓦湖畔的一家旅館，心情非常低沉，形單影隻深感孤寂無聊，這時才真正地體會到思家鄉愁的滋味。

翌日上午我先到附近日內瓦湖邊想眺望一下名城的山光湖色，但見一片蕭瑟景象，遊人絕跡，大有「野渡無人舟自橫」之慨！然後獨自一人逛馬路，看窗櫺，欣賞聖誕點綴裝飾品，最後走進一家紀念品專售店，選購了一把瑞士有名的「萬能刀」留作紀念，迄今猶存，再返回旅館，廿五日飛往巴黎。

陳雄飛大使幫大忙

我抵達巴黎渥爾利O之國際機場時，我駐法大使館已派員在機場照料，幫助我辦完入境通關手續後，以館車送我到預定的旅館下榻，旅館離我使館不遠，可以徒步往返至為方便，第二天上午我去大使館拜會陳雄飛代辦（他那時剛升公使，繼段茂瀾為代辦）及使館同仁，計有參事龔駿、一秘史悠鑫、二秘吳斌、三秘史克定、賈德麟，隨員齊裕、主事貢宗才等。

陳公使（後升大使及外交部次長）為人溫文爾雅，和藹可親，且熱心助人，我在巴黎幾天適值聖誕及新年，所有機關、銀行、旅行社以及使領館都很忙，我有很多手續如簽證、機位、兌換等要辦，而時間很迫促，承陳代辦及同仁大力協助，分途趕辦，問題一一解決，使我能順利成行，前往西非茅利塔尼亞任所履新，至今仍感念不忘，陳代辦的夫人（已故）是湖南長沙人，誼屬同鄉，見面格外親切，當天晚上即蒙陳代辦伉儷在官邸設宴款待，盛情可感。

為了外交禮儀的關係，我必須先到茅利塔尼亞駐法大使館去作禮貌拜會，並辦理入境簽證，那時茅國剛獨立不久，大使館也剛剛成立，一切草創，尚在整裝佈置之中，而大使尚未到任，只有臨時代辦代理館務，不過在這次拜會中，無意邂逅了茅國的第二號政治人物，名叫蘇萊曼 Sulaiman Steid Steid（其祖父、父親都是法國統治時代的土王為西西亞部族，王都設在茅國南部的布特利米

特城 Djenné，頗受人民的愛戴，獨立後改制共和，實行民主，政權旁落，不過他本人不久之後仍被推選為茅國議會首屆議長）蘇氏對我奉派為駐該國首任代辦，表示祝賀與歡迎外，並表示今後如有所需當儘力協助，兩人以阿語交談片刻，因宗教與語文的關係，氣氛融洽，情感交流，距離立即拉近，（後來成為好友，得到不少幫助）由於這一晤談，我的入境簽證也就立刻辦妥，至為順利。

值得一提的是：依照外交慣例，新任代辦級的外交代應由外交部禮賓司頒發一紙由部長簽名的介紹函，於到任後呈遞駐在國外長轉呈元首作為正式到任憑証，我赴任之前外交部並未寄發此項証書，到了巴黎之後，幸虧陳代辦心細，詢問我有未攜帶此份証書。

我一楞，說沒有，他也很感驚訝！覺得外交部何以如此疏忽，倘無此一証書，我到任後何以自處，必將造成很大的困擾！於是陳代辦立刻為我打了一封法文的「自我介紹函」作為「到任証書」，這才勉強彌補了此一漏洞，也因此加深了我和楊西崑間的猜疑與誤會。

陳大使雄飛不愧為外交老手，思想縝密，經驗豐富，設想週全，他建議我，提前啟程趕往茅京諾克紹，以便參加一九六一年的第一個新年團拜活動，藉機與茅國政府首長、政要以及外國駐茅使節晤面，建立公私關係，我覺得很有見地，便於十二月廿九日由

巴黎飛往塞內加爾首都達卡，停留一夜，茅國駐達卡辦事處主任阿布杜阿基子 Abdou Diagne 親至機場迎接，並代為安排翌日轉往茅京之小型班機坐位（此人不久後即升任茅國總統府秘書長）。

抵達茅京晉見總理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卅日上午九時許，我從塞內加爾首都達卡乘法航小型飛機（僅容十二人）飛往茅京諾克紹，飛行時間約一小時半，因為機身輕，搖晃得很厲害，飛機向北飛行，在塞國上空還可以看到綠地，一入茅國國境，但見「平沙無垠，覓不見人」大有「五月渡瀟，深入不毛」之慨，一直快到茅京舊城上空時才看到一簇簇竹籬茅舍散佈在沙漠中，磚牆瓦頂的房屋寥寥可數，其荒涼後的程度可想而知，我在飛機上向下俯瞰看到那種景象頓時冷了半截腰，我自忖這簡直是我們湖南人常說的「鬼不生蛋」的地方，那裏是一國的首都？我們將要在這裡渡過幾年的歲月，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就不敢多想了！

茅京諾克紹所謂的國際機場只不過是沙漠中用混凝土鋪設的一條跑道而已，中間左右兩側各伸出去一大方塊泥地作為停機坪，除了豎有一桿風向測試筒而外沒有任何建築物，飛機降落停妥後，旅客紛紛下機，在機身後艙各自提取行李，然後搭乘親友或自己的私車自由離去。機場位在新舊兩城之間，距離不遠，交通尚稱便利。

我抵達機場時茅國外交部法籍禮賓司長那律M. L. 帶一法籍庶務人員以禮車來迎，下機握手寒暄後，提取行李登車逕往舊城預訂的一家小旅館下榻休息，在車上禮賓司長就把未來幾天的日程節目簡單地告訴了我；他說明天新年元旦休假一天，後天二號上午十時我已為您安排晉見茅總理。屆時我會派車來接，三號上午十一時茅總理接見外交使團祝賀新年團拜儀式，也正式邀請您參加。

元月二日上午九時半左右，禮賓司長那律果然親自到旅館來接我，陪我去晉見茅總理，晤爾達達M. K. Chahad總理臨時辦公室設在古城，是一間臨時修建的平房，內

部隔為內外兩間，一進門外間是會客廳，裏間為辦公室，我被引入會客廳坐定後，禮賓司長即叩門進入總理辦公室通報，旋即引我進去，茅總理起身離座與我握手為禮，依回教禮俗互道：色蘭亞日（互祝平安之意）然後對面而坐，開始以阿拉伯語交談，我首先致詞，略謂：本人此次奉我政府之命出任中華民國首任駐貴國大使館代辦，深感榮幸與愉快，我政府深知貴國為一純粹伊斯蘭國家，故特別遴選一位穆斯林外交人員擔任此職，其目的乃在藉宗教情誼促進貴我兩國的邦誼，尊重貴國的禮俗，希望今後在閣下協助關懷下順利推展兩國關係，增進彼此瞭解，俾使我的任務能圓滿達成，接著茅總理答

詞略謂：本人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率先派遣專任外交使節來敝國設館，表示誠摯的謝意，同時對於閣下以穆斯林兄弟身份出任新職表示竭誠歡迎與欣慰，今後如貴代辦有任何需要協助之處，本人及敝國外交部當儘量予以協助，期使閣下工作順利，任務完成，惟敝國獨立之初，一切尚在籌劃草創階段，物質條件稍嫌不足，尚希包容，相信一切條件將會逐漸改善等語，這時我即乘機自懷中取出那封「自我介紹」函一式兩份，遞請茅總理過目，他看過之後沒有表示什麼不妥之意，我即要求他簽字同意，完成我正式到任視事的公務程序，互道祝福後辭出。（未完待續）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台幣叁佰陸拾元

名作家褚問鵬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都。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我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勞勞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全書分裝叁冊合售叁百陸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